

她右眼几近失明,还要每天照顾患病的妈妈;为给妈妈攒钱治病,小小年纪的她还趁假期找活儿干——

11岁的山里娃,是守护妈妈的“小当家”



核心提示

□记者 焦琳 孟国庆 文/图

6点钟起床,帮母亲穿衣洗漱;6点30分做早饭,烧柴火呛得直咳嗽;7点多钟把饭端到妈妈面前,自己扒拉两口就背起书包往学校跑……

中午放学,她从不在学校多待,一溜烟跑回家,点火烧水下面条,趁着煮饭的空当,搀扶母亲到外面上厕所。下午放学,她依旧如此……妈妈休息后,她还会为妈妈按摩小腿,前半夜都睡不沉。

这,是一个右眼几近失明的11岁女孩几乎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她已干了两年多。



生火、做饭、照顾妈妈,11岁的王家乐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坚强

1 其他亲人们不常在身边 她就是妈妈的“小拐杖”

宜阳县西南角的董王庄乡有个左沟小学,王家乐是这所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在班主任王老师眼里,王家乐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别的孩子经常会买点儿小零食,王家乐从来没买过;别的孩子放学后在学校打打闹闹,王家乐从来不逗留;别的孩子暑假到处串门,王家乐从来没乱跑过……

这个王家乐,为啥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在她家里,我们找到了答案。

王家乐家在董王庄乡柿树坪村的西头,2001年盖的房子没有完工,大门是用几块木板简单拼凑起来的,屋内陈设简单,几乎没什么电器。

2 车祸致右眼几近失明 但她仍像只快乐的小鸟

王家乐说,如果不是二年级时的那场车祸,她可以更好地照顾妈妈。

王家乐的爷爷至今还能记起那个让他后悔至今的场景。当时,他还在左沟小学担任校长,家乐上学放学都跟他一起。有天下午,学校要召开全体教师会议,他就让家乐一个人先回家。

当天下午4时许,独自一人走在路上的家乐,突然被一辆疾驰而来的摩托车撞飞,要不是路边刚好有段护栏,她瘦小的身板一定会被撞到下坡。

王家乐的爷爷接到电话赶到现场,看到昏迷的家乐满脸是血,右眼珠也因巨大的冲击力被挤出眼眶……

王家乐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出生之前的2000年,母亲张孟月就被发现患了一种类似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怪病”,起初只是腿脚发麻,后来连关节也使不上劲了,甚至站起来都要借助外力。为了治病,张孟月随丈夫到郑州、洛阳的大医院跑了多次,花光了积蓄。虽然每月能领到70元低保金,但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很难,王家乐的父亲不得不长期外出打工。

起初,王家乐的哥哥和姐姐可以照顾妈妈,但两年前哥哥到洛阳上技校、姐姐到乡中学上初中,照顾妈妈的重任就落到了王家乐的身上。

经过救治,家乐的右眼算是保住了,但视力下降了很多。

“虽然右眼几乎看不见,但是我还是有左眼,照样能看黑板写作业,我觉得自己跟别的小朋友没啥两样。”家乐说,她右眼刚受伤时经常有小伙伴问她咋回事,她就笑笑告诉大家,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让大家别担心。

如今,家乐的右眼经常会钻心地疼。“孩子疼得直哭,怕我看见,就跑到院子里……”一提起家乐的眼睛,张孟月就低头直搓腿,“要不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孩子哪儿用跟着我受这罪。”

听见妈妈这么说,小家乐吸溜吸溜拖得老长的鼻涕,跑到妈妈身边,一声不吭地给妈妈梳头发。

3 明年将离家上初中 她担心患病的妈妈无人管

由于张孟月说不清自己的病情,甚至找不到医院的诊断证明,我们暂时难以判断她到底得了什么病,但这并不影响小家乐实施为妈妈攒钱治病的计划。

平时要忙家务,家乐只能趁假期找点活挣钱。今年,她发现有人收酸枣,回家后连忙找来几根小竹棍,叫上小伙伴就向山里进发了。

向阳的山坡上、土路旁,沟边的旱地里、田埂上,家乐用树枝打着,把酸枣一个个拾进塑料袋。

一斤酸枣可以卖1.2元。因为力气小,她一次只能打一点点。可就在酸枣成熟的季节,家乐愣是靠卖酸枣挣了200多元钱。这些钱,她全部给了妈妈。

“这两年真是苦了孩子,从没花过一分零花钱,也没添过一身新衣裳。前两天好心人送给她一套新衣服,到现在她都不舍得拿出来穿。”今年39岁的张孟月说,她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病赶紧好起来,别再拖累孩子。

然而,王家乐最担心的还不是妈妈的病:“明年我就要去乡里上初中了,学校离家太远,没有我照顾,她可咋办?”



无微不至地照顾妈妈

大病突袭 46万元赔偿金来救急

□记者 丁立 社区助理记者 罗涛

一场突如其来大病——主动脉夹层,改变了张程一家人的生活。作为老城区西南隅办事处农校街社区的拆迁户,户主张程手术后昏迷不醒,他的妻子李海娟为20多万元医疗费犯了愁。

老城区古城改造项目西南隅指挥部得知他们的情况后,特事特办,用一个下午将本需要5个工作日办完的手续办好,并于第二天上午将一份46万余元的存款单(赔偿金)发放到李海娟手中。

丈夫病重,妻子为巨额医疗费犯了愁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见到李海娟时,她的丈夫张程仍躺在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

15日晚上,张程因背痛难忍被送至医院,并被诊断为主动脉夹层。这种病如果不及及时治疗,死亡率非常高。医生当即给张程做了手术,并下了病危通知书。术后,张程一直昏迷不醒。看到医生下的病危通知书,李海娟止不住地流眼泪——丈夫住院每天要花五六千元医疗费,加上手术费,迄今已经花了20多万元,这笔巨额医疗费让她犯了愁。

指挥部特事特办,一个下午给她办完手续

李振安是老城区西南隅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包括张程家在内的80多户拆迁户的相关工作。

李振安说,24日中午,他接到了李海娟的电话,说丈夫病重急需钱用,希望能快点儿拿到赔偿金。李振安立即将情况上报给老城区古城改造项目西南隅指挥部指挥长郭秋香。郭秋香让李振安特事特办,务必当天下午将手续全部办完。

24日下午,李振安带着李海娟办手续。张程家的房子已经丈量完了,接下来是验证,本来应由张程本人持证件去,可张程昏迷不醒,又写不成委托书,李振安就带人去社区和街坊邻居那里作调查;有排队办事的群众不明真相,李振安就一遍遍地解释……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办完了所有手续,张程家应得赔偿金46万余元。

25日上午,李海娟拿到了46万余元的存款单(赔偿金)。此时,张程仍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经与医生沟通,李海娟进入重症监护室照顾丈夫。其间,李海娟给李振安打电话:“我们拿到钱了,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